



老家的月亮 (網上圖片)

去年中秋前夕，我偕妻遊北京，逛承德，又登上了開往赤峰的列車，探望別二十七年的家鄉。

我的家鄉在內蒙古赤峰市轄內的旗縣。對於從小生長在南方的我來說，家鄉是陌生的，僅僅是一個符號，在學籍表填寫它。三十多年前那場席卷全國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把我也裹挾其中，告別城市和父母，選擇到家鄉接受「再教育」，直到兩年後參軍入伍離開家鄉。

我始終偏心地認為，家鄉一帶的人是天下最淳樸幽默健談的，譬如笑星范偉就有我老家的口音。在列車上一聽到久別的鄉音，心裡就淌過一股暖流，那中年女列車員更是手忙腳不閑，不斷和周圍的乘客找話兒，那個親熱，真是人來熱。她聽說是回老家，打量我一眼，說口音和打扮都不像，我說，我確是赤峰的，只不過在深圳工作近二十年了，她信了，嗔怪我不長時間才回來。

列車抵達赤峰已夜幕初降，當打我手機：他在出站口等著。當他走近時，我竟有些認不出來了，這個昔日的小胖墩變為成熟的中年人，不遠處一對母女看著我們，是家鄉的妻女，他把她倆招呼過來，對女的說，這是大哥哥，又對女孩說：快叫大爺（老家俗稱，即父親的哥哥）。

我的心已飛向七十里外的老家，短暫交談後，謝絕了室弟一家人的挽留，迫不及待地連夜上路，當弟周隨陪我們。

出租車七拐八轉開出市區，當弟指著周邊燈光閃爍的景物，滔滔不絕地介紹赤峰的巨變。當車開到開發區時，路燈返程添一盞巨大的夜燈。我一拍大腿，猛想起這天是中秋，在這個萬家團聚的夜晚，我回到闊別的老家！

家鄉的中秋夜是這樣美，三十多年前的往事閃現在眼前。那時農村生活貧乏，農民買不起月餅，中秋佳節可沒幾人浪漫。記得一個中秋夜是在田間地頭度過的，生產隊全體勞動員趕在天氣變化前收秋，四五條鞭往前列，老鄉們攪刀一閃手臂一揮，玉米桿聲聲落地，排列整齊，很快衝到前頭。我下鄉不久，農活還幹不利索，起先還能勉強跟上，漸漸落在後面，手掌被玉米葉劃破口，一不小心，跌在尖利的稈茬上，不是絆了就是扎了，弄得很是狼狽。不知割了多久，我的面前豁然開朗，玉米桿全輪地上了，俟地，傳出笑聲，原來好心的鄉親幫我割了一段，等我跟上一起幹呢。皓月斜掛，轟鳴狗吠，我們踏著溶溶月色回到村裡，過了一個時髦的「革命化」中秋節，幾位老鄉拉著我，讓我到他們家喝幾口糊糊，充充飢，他們看來，這孩子小年紀離開父母來到鄉下，可受苦了。那時我年少，有朝氣，確實不怕吃苦，農活漸漸上手，慢慢頂個農村小夥了。

家鄉的中秋不僅有苦，而且有趣。又一個中秋，村裡搭起了簡易的戲台，晚上要演節目，「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不等天黑，戲台上說聚了許多鄉親，知書識墨是節日的主力軍，編舞，拉二胡，小合唱，說快板……自編自演，情趣盎然，讓缺聲少韻的鄉親們感到很新奇。我和一位農村青年表演了一段相聲，還沒把觀眾逗樂自己就先笑開了。那一夜月亮也睜著大眼睛注視我們，微風吹來，樹葉沙沙，可是它為演出鼓掌叫好？

路旁筆直的白楊在月色下飛快向後退去，前方燈火稀明，那是老家所在的縣城，眨著眼在等我們回來。我入伍後，曾探望過老家的鄉親一次。這個中秋夜，我重走當年獨闖人生的路線，所不同的是，帶來了妻，我生命的另一半與我同行，心情不再是迷惘和困惑。老家是我們的根，養育了父輩養育了我，我的血脈在這裡，走得再遠，隔不斷的牽掛。五千八百七十里路，明月伴伴好還鄉，我們從南中國來到北中國，中秋的月亮，數老家的最亮。

老家的月亮



家鄉的中秋夜是這樣美，三十多年前的往事閃現在眼前。那時農村生活貧乏，農民買不起月餅，中秋佳節可沒幾人浪漫。記得一個中秋夜是在田間地頭度過的，生產隊全體勞動員趕在天氣變化前收秋，四五條鞭往前列，老鄉們攪刀一閃手臂一揮，玉米桿聲聲落地，排列整齊，很快衝到前頭。我下鄉不久，農活還幹不利索，起先還能勉強跟上，漸漸落在後面，手掌被玉米葉劃破口，一不小心，跌在尖利的稈茬上，不是絆了就是扎了，弄得很是狼狽。不知割了多久，我的面前豁然開朗，玉米桿全輪地上了，俟地，傳出笑聲，原來好心的鄉親幫我割了一段，等我跟上一起幹呢。皓月斜掛，轟鳴狗吠，我們踏著溶溶月色回到村裡，過了一個時髦的「革命化」中秋節，幾位老鄉拉著我，讓我到他們家喝幾口糊糊，充充飢，他們看來，這孩子小年紀離開父母來到鄉下，可受苦了。那時我年少，有朝氣，確實不怕吃苦，農活漸漸上手，慢慢頂個農村小夥了。

霍無非

老廣州人還記得，從前夏天，老城區青石板小街巷裡，總有幾位身穿黑色香雲紗的老婆婆，坐着小竹椅，搨着大葵扇，有聲有色地給孫輩們講故事……香雲紗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流行於嶺南獨特的夏季服裝面料。如今，古樸清爽的香雲紗，不但成為人們溫馨懷舊的記憶，更成為時裝界的新寵。

近年來喜愛穿著香雲紗的時尚中青年男女越來越多，而用香雲紗製作的服飾品種越來越豐富。香雲紗產地廣東順德，繼去年成功將「香雲紗染整工藝」作為傳統手工技藝申報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後，又向國家商標局申請註冊順德「倫教香雲紗」集體商標。

香雲紗又名薯莨紗，真紗綢、真綢，雲紗，由於穿着行走時「沙沙」作響，初時被稱作「響雲紗」，後人以諧音美稱作「香雲紗」。「香雲紗」歷史悠久，主要產地是廣東南海、順德和番禺。據史料記載，早在明永樂年間，廣東順德就開始生產並出口香雲紗。香雲紗最貴時曾賣到每匹十二兩白銀。上世紀三十年代，香雲紗生產達到鼎盛時期，僅廣東順德就有香雲紗生產工廠五百多家，一萬多名工人，日產香雲紗四千多米。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香雲紗都是出口創匯的傳統產品，銷售物件主要是泰國、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客戶。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在中國和東南亞各國華人華僑中，用香雲紗製成的唐裝被視為高貴服飾為富家們追捧。

香雲紗，製作時需要經過「三洗九蒸十八曬」共幾十道工序，簡而言之，就是將白綢用廣東特產植物薯莨汁液浸染，在日出前將浸泡過薯莨汁的綢布平鋪在露天草地上，然後用珠三角特產的富含鐵質烏黑發亮的河塘泥塗抹在綢布上，在烈日下暴曬，讓泥質中的鐵離子和其他生物化學成分與薯莨汁中的鞣酸充分反應，生成黑色的鞣酸亞鐵，製成光亮潤澤的香雲紗。因為製作香雲紗用的白綢本已貴重，再加上工序繁瑣，又要在晴朗的日子佔用大片土地暴曬，因此，香雲紗注定「高貴」。

然而，至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後，隨着確良、尼龍布等化纖面料的興起，香雲紗產量逐年下降。直至本世紀初，沉寂了近半個世紀的香雲紗再度興起，不但重放異彩，而且不斷推陳出新。傳統方法製作的香雲紗，新的時候比較硬，沙沙作響，但越穿越柔軟，越穿越舒適。從前的香雲紗色彩比較單調，通常都是面烏黑裡褐色的。但如今市面上見到的香雲紗千姿百態，有黑色、棕色、綠色、藍色、紅色、紫色等豐富的色彩，而且紋理也比過去多得多，有龍形圖、魚形花、壽字、雙喜等等吉祥圖案，不少香雲紗經過新法處理，新的時候就比較柔軟舒適。如今，廣東不少大商場開設了香雲紗銷售專櫃，銷售的香雲紗旗袍、唐裝、襯衫、套裙、棉襖等，古樸中透出時尚，高貴中透出典雅，吸引了眾多本地市民和海外外遊客購買。

據報，目前內地的香雲紗年產值在數億元以上，有三家從事研究、製作香雲紗服飾的生產企業，八成產品出口國外。一件中檔的香雲紗衣服數百上千元，貴的高達數萬元。

金日成的中國情緣

延靜



金日成一生，與中國緣分甚深。十四歲時，因日本侵略朝鮮，他曾越過鴨綠江，來到中國生活。抗日戰爭時期，他曾參加抗聯，與中國人民一起反抗侵略。新中國成立後，他先作為內閣首相，後來做為國家主席，正式或秘密訪華達四十餘次，是外國領導人中罕見的。

金日成飛來北京

在我的記憶中，一九七〇年十月上旬，北京西郊機場降落了一架大型專機，機艙門打開，走下一位身材魁梧、身穿深色服裝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朝鮮內閣首相金日成。這時，等候多時的周恩來總理忙走上前去，與他握手問候。時隔多年，金日成又來到中國。

金日成已好幾年沒有來北京了。由於「文革」的發生，中朝傳統友好關係受到不應有的影響。為了改變這種情況，一年前中國國慶二十周年，金日成急忙派遣第二把手崔庸健來北京，祝賀中國國慶，並探詢改善兩國關係的可能性。當年四月，作為對崔庸健訪華的回訪，周恩來總理訪問了朝鮮，與金日成舉行了會談，介紹了中國的情況，消除了雙方間的不少誤解。那之後，金日成先後派內閣第二副首相朴成哲和人民軍總參謀長吳振宇訪華，還接待了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訪問朝鮮，都取得了圓滿成功。這樣就為金日成秘密來北京，會見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創造了條件。

其實，金日成與中國領導人有着不同尋常的關係。新中國成立初期，金日成曾多次來北京，與毛主席、周總理商談朝鮮問題。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打着聯合國的旗號，組成所謂的聯合國軍，參與朝鮮戰爭，並指使美軍在仁川登陸，使戰局發生重要變化。一九五〇年十月，金日成寫信給毛澤東，請求中國派軍隊支援朝鮮。當時，新中國正值創建初期，創傷滿身，百業待興，但還是克服重重困難，派出中國人民志願軍，開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壯舉。朝鮮停戰後，為了實現朝鮮半島的持久和平，一九五八年二月，周恩來訪問朝鮮，與金日成會談商定，中國人民志願軍當年全部撤出朝鮮回國。一九六一年七月，金日成訪華，與周恩來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為兩國關係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不幸的是，「文革」的發生，使兩國領導人的來往中斷。這次時隔多年，金日成懷着興奮的心情，又踏上中國的土地。

周總理陪同金日成乘車經過市區，來到釣魚台賓館十八樓，金日成在這裡下榻。當年的十八樓，雖也是接待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的用房，但與現在改造後的十八樓有天壤之別。大門門廳沒有那麼寬敞，進門後的走廊也比較窄狹，會客廳、宴會廳、住房就更不考究，內部採光較暗，色調也不明快，完全沒有今天

十八樓色調高雅、金碧輝煌的感覺。但是，金日成此前多次來北京都住在這裡，畢竟是他熟悉的地方，也是當時接待的最高規格，他還是很滿意的。到達十八樓後，金日成與周總理簡單寒暄後，就上樓進入房間休息。

毛澤東設宴款待

對於這次金日成來訪，中央是十分重視的。毛澤東主席決定設晚宴歡迎金日成，而且為了表示對客人的尊重，地點選擇在金日成下榻的釣魚台十八樓。此事決定後，周恩來親自安排。當年的十八樓，沒有一個像樣的宴會廳，只在入門走廊盡頭有一個較大的房間，本來是個休息廳，後來決定把那個房間布置一下，擺一桌宴席，由毛澤東宴請金日成。關於宴會菜單，也一再斟酌，精心考慮，提出了方案。一切準備就緒後，報告了周恩來，但周恩來仍不放心，還是到現場做了查看，對菜單做了修改，甚至對宴請的一些細節做了指示。

宴會安排在金日成到達北京的當晚。金日成得知毛澤東要來駐地宴請他，心情也不平靜。他與毛澤東不知會見過多少次，但每次宴請和談話都是在毛澤東居住和辦公的中南海，這也是一般的國際禮儀，十分正常。然而這次不同，他是多年之後與毛澤東相見，而且毛澤東要到他的駐地來，他內心不能不引起波瀾。

儘管毛澤東到達的時間還早，金日成還是急忙更衣，不顧身邊人勸阻，下到一樓大廳等候。他與毛澤東的關係確實不一般。朝鮮於新中國成立後的第六天，即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即宣布承認新中國，與其建立了外交關係。那之後他凡遇到什麼問題，就到北京會見毛澤東，兩人坐下，平等商談。僅朝鮮戰爭期間，他就來過北京多次。現在毛澤東要到駐地來看望他，他怎能不到樓下恭候呢。

傍晚七點剛過，毛澤東乘車來到釣魚台十八樓，服務員上前開開車門，毛澤東走了下來。那年毛澤東在北京和上海，曾分別接見了朝鮮兩個代表團，與他們進行了親切的交談，還不忘問候金日成。這年毛澤東已經七十七歲高齡，穿着一身寬大的灰色中山裝，身材魁梧，臉色紅潤，緩緩走入十八樓。禮賓官員和服務員凝視著他，輕輕地鼓起掌來，但又怕驚動他。毛澤東看著每一個人，微笑着點頭問候。

等在樓廳盡頭的金日成，看到毛澤東走進樓內，遂走上前去迎接。這樣，毛澤東與金日成在樓廳中間較寬的地方相會，兩人久久握手相視，毛澤東問金日成：「你好嗎？」金日成答道：「很好，主席好嗎？」毛澤東回答：「還好，只是年紀大了。」金日成說：「你的氣色很好，我是年輕人。」兩人拉着手，邊往進走邊交談，緩步進入宴會廳。

這裡是一桌宴席，涼菜已經擺好，色澤鮮亮。毛澤東在靠裡中間落座，金日成坐在他的右首，周恩來等陪同人員圍桌而坐。金日成感謝毛澤東設宴招待，說他已經有幾年沒有來北京了，但一直想來見毛澤東。毛澤東歡迎金日成到來，說今天準備了純正的中國菜，請金日成品嚐。金日成說，他已經有幾年沒有吃到中國菜了，謝謝毛主席。這時，毛澤東將一塊紅燒肉夾到金日成的盤子裡，金日成十分感謝。這次宴會，進行了一個多小時，談笑風生不斷。（五之一）

鄧小平和金日成會晤



廣東陽春「秀才村」

文佳

廣東陽春崗美鎮輪水村，是當地的一條古村落。這條由當地謝氏祖先建於明清年間的古村，不但以其典型的嶺南建築風格引起了當地文物部門的關注，更因謝氏家族數百年來的殷殷重教之舉而名聲在外。由於歷代重教，這條古村落被當地一直稱為「秀才村」。

據村裡的《謝氏族譜》記載，謝氏家族數百年來歷代重視教育。村中老者稱，在明、清時期，這裡出秀才、舉人的就達五十多人，故有「秀才村」之稱。如清朝的謝仲勳在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中得廣東鄉試第一榜登解元，在參加雍正五年的北京會試中，因遲到後受賜明通進士。謝仲勳因為官清廉心繫百姓民生而聲震朝野，百姓直呼其為「謝青天」。

謝氏族人謝步川於明代萬曆十三年（一五八六年）在江西任審理之職期間，遇到一件偷生薑殺人案，案中有一家弟子被誣告為殺人犯得不到昭雪。謝步川為破此案絞盡腦汁，通過明察暗訪，終將此案破獲。江西老百姓為感此恩送給他金銀，但他一文不收，老百姓因此贈予其「清白流芳」牌匾，該牌匾至今保存在謝氏宗祠之內。

因歷代重教成風，現代的謝氏後人至今仍沿襲祖訓，再窮也要讓孩子進學堂，同時以各種方式支援鼓勵著自己的後裔子孫精工勤學。每當村裡的孩子學業有成，村裡的族人都會自發組織慶賀活動，鼓勵和鞭策後輩專攻學業報國耀祖。

二〇〇六年，謝氏家族有一女生被清華大學錄取，在該女生踏上求學之路的前一天，村裡請來了舞獅隊，全村老少敲鑼打鼓放鞭炮大擺「慶學宴」。與此同時，村裡還特派代表進城，為這位女生購買了一枝名貴鋼筆，然後請工匠將村名刻於鋼筆之上鄭重地贈與該女生，選購廣告公司製作了一塊牌匾掛於宗祠之上。獎學之年年如故，足見謝氏家族對教育的重視程度。

據相關史料及《謝氏族譜》記載，謝氏宗祠始建於明代萬曆十四年（一五八七年），原為一座三進五開間加四廂懸山頂式古建築，建築總面積一千一百平方米，於光緒二年（一八七七年）重修，縮小前一進，現為一座二進五開間加兩廂懸山頂式古建築，建築面積達七百平方米。

該村古民居均為青磚瓦木結構，石柱為托，是典型的嶺南風格建築，以清代建築為主，少數屬明代。走近謝氏宗祠，各式浮雕精工奪目，花鳥蟲魚、歷史人物、山水畫像，無不栩栩如生，源自明清的嶺南建築風格一覽無遺。

影子名家



易水寒

有位出版社的朋友說，他們出了某位名人的書，原想借名人發點小財，結果賠慘了。這位名人的名字，對我來說如雷貫耳，但他寫過什麼大作？有什麼有名，我還真莫名其妙。他的名字彷彿在天上飄著，一抬頭就能看見，但落不到地上，不能扎扎實實地跟我結合在一起。我知道他的名字，卻從沒買過他的書。

我把這類人叫做「影子名家」。有些「影子名家」並非浪得虛名，在我們很

小很小，甚至還沒出生的時候，他們的確寫過過一些具有轟動效應的作品。我們從小就聽聽別人提到，或者從報刊上見到他們的名字，但我們對其作品並不熟悉。而且時光荏苒，讓其暴得大名的作品已成風中雲煙，被殘酷地掃進歷史垃圾桶。他們剩下的只有一個名字。再一種「影子名家」，靠數量堆積，夜以繼日地寫啊寫，總在媒體上露面，混了個臉熟。讀者一見，似曾相識。還一種「影子名家」，乃是大報大刊的主持者。所謂「大報大刊」，多是由於體制原因而有影響力。這些主持者，把持着一塊陣地，自己又愛舞文弄墨，近水樓台先得月，別人一年到頭露不一次

面，他們卻可以三天兩頭兒出現在自留地上，「名氣」自然水漲船高。這類「名家」，有的還很年輕，大老們也都給他們面子，隨叫隨到，吹捧他（她）的新作，為其搖旗吶喊，讓這類「名家」真的以為自己怎麼樣了。當然，他們倒也不是完全沒有見識，見識他們還有一些的，只可惜自己擅搞助長，忘乎所以，其本身的底蘊還沒達到名氣已經抵達的高度。這類「名家」最容易引起出版者的誤判。

市場的冷熱和功利體現在這裡，它才不管你什麼名家，賣不動就是賣不動。書店裡積壓着多少「影子名家」的大作啊！

漫話休假

季旭東



門辦公的地方官是不看重休假的；因為他們每天辦公、抬腿便可立刻回到後面的家中。但是對於居所與辦公地點各異的大多數數官及差役人員來說，他們是很在乎休假的。例如唐代詩人李賀有詩云：「嗟余聽瑟是官，走馬蘭台騎轉，一講的就是差役人員在聽到遠處傳來的陣陣鼓聲，便意識到假期已結束，又得去應付官差時的心情。

宋代大文豪蘇軾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因此他在當官辦事效率極高，一個月的差常常十日即可完成。儘管如此，但當時實行的公職人員上班簽到與坐班的制度，所以以靈敏來自山水的蘇軾是非常盼望休假日的。每逢閒家遠遊。在他調任杭州知府時，恰逢冬至長假，蘇軾更是辭寺，寫下了「何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間青獨來」的詩句。蘇軾在黃州為官時，曾利用農曆七月十五鬼節的七天假日，獨自南下長江，泛舟赤壁，寫下了流傳千古的《前赤壁賦》。

當時光流轉到二十一世紀時，內地的休假制度已相當完備，不但有周休二日及春節、國慶等等假日，近來還增設了清明、端午及中秋這樣的傳統節日。同時政府還推行帶薪休假制，使在內地的一些單位，在節日的節餘中，領略到生活之趣、天倫之樂。然而在外地的一些單位，尤其是一些民營企業中，員工每日的工作時間遠遠超過八小時，並且逢公休日與節日，總要比社會上少休，還得不到加班工資。有些單位雖然給加班人員開出了限期接地的休假單，但又不給他們以調休的機會，這等於是間接地剝奪了員工的休假權利。員工因人因能於被炒魷魚及就業形勢嚴峻而不敢維權……看來，在使職場人士都能充分享受休假方面，內地的有關部門還是有許許多多的工作要做的。

休假在各國職場是司空見慣的事（儘管各國具體的做法不同）。在我國內地，公民有休假的權利早就被寫進了憲法之中，但是對於我們的祖先是否是有休假的人就更是很多了；而知道我國職場人士休假的歷史竟長達兩千多年者就更是為數寥寥了。

自漢至清，職場實行的是一句「五日一休」的「休沐制」，休沐即休息與沐浴。唐宋時則實行「旬假」制，即每十日休息一日，元朝一年中給的休假日少，其箇中的原委在於：蒙古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對休沐無所謂。明朝初年，便又給添了一個月的寒假，冬至及皇帝誕辰日了，後來因為眾多官員反對，便又給添了一個月的寒假，並將春節假也延長到一個月。但朝廷又同時規定，長假期間官員得輪流值班，當班者還得去衙署上班，並且沒有補假這一說；所以若攤上休假日上班，就只有自認倒霉了。不過也有例外，例如在一四〇五年，明永樂帝朱棣曾下詔讓當年的元宵節休十天，創下了我國元宵節在持續時間上的歷史之最。

除了常規休假外，宋代以前（含宋代）還有眾多的節假。例如寒食、冬至各有七天的「黃金周」，其他還有清明、重陽、立春、立夏、夏至、中秋等等節假。若加上當時的常規休假，多的一年可達一百一十七日（如宋朝），這與目前內地一年中的節假日天數也差不多了。

唐朝的休假制度是很有些人情味的：當時規定，凡父母母住三里以外的官員或公差人員，每三年另有一為期三十天的探親假，並且路途費用還不在內；父母在五百里以外者，則每五年享有十五天的探親假。如父母兒女婚嫁，官員須得解官戴孝三年（軍兵一百天）。若逢兒女大婚，身為父母的公職人員得享五天假期。此外，每年的農曆五月及九月、京師內外官員更是有各為期十五天的探親假。唐代休假的人性化與當時的國力強大及社會安定不無關係。在晚唐的亂世中，職場上的人士就沒如此快活了。